



夢澤集卷之十六

文

七申

嘉靖十有五年仲冬十有四日翟母太夫人年八十有九楚父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儼然造夢澤生而言焉曰自母之子中丞公之撫楚也羔羊之節風於下寮露冒之惠兼於隕落汪濊之澤建於昆蟲懷來之政被於荒廓而又優跡弛之士消冀伎之俗棄委瑣之文策罷駑之足是故三年之間蕃害莫逢螟螽避稼猛獸避畜貪殺不縮凶領不屬雅行者無薰胥

給之士未能縷名悉數而不困於知也於是川澤之
虞縱大罟曳脩網罟留綸餌織繫倉皇突施緩布纒
屬低昂蛟龍失勢鱸鮪改窟鯨鯢碎易陵窘踏促雖
有蘊神俟昇能爲風雲者莫不摧鱗折翼呀嚇寂伏
掉粟而屢驚然後選肉而取色腴命登乃使饕子提
刃睨臨揮拂鬱切五味雜陳糝雪縷銀索織襲輕厚
薄中倫調以易牙烹以莘臣衆賓旅進薦之玉盤毋
少啖之怡精和神其膏鯉之棄沾於萌隸莫不厭飲
而怵欣此亦天下之至甘也可以壽乎生曰暴殄之
遺未足壽也客曰亭臯州望隈隩曼延江離荃蕙豪

本射干靡蕪留夷揭車木蘭鮮支若蓀蔣苧青蘋此
虎布濩必弟筍綠掄株律葉衆掇時舉於是截霞爲
裾裁虹爲佩廣約準材軋芴縫製郁郁菲菲應颺披
靡吐芳揚烈氣飄不止乃有仙姝靈媪感而下之留
駢駐軒鸞行鳳隊滯眷而不驚此天下之至馨也可
以壽乎生曰服御之奇脩姱之飾未足壽也客曰瀟
湘之岸籠籬篁篠攢立叢倚戍排戟起側綴支委窰
隆突夷浸淫不已其上則勁梢直節干霄拔特其下
則蹇產蟠結輪菌而莫測秋潦迴湍激滌蝕切夏則
烈日炎飈之所激也冬則飛霰素雪朔氣之所肅也

朝則希旦之禽先旭羣鳴暮則羈雌窮獸憇根利深
物感氣蒸色質間成踰玉汰金乃使操斤之士入林
而求之斷龍斬螭九節是宜刻鳩其顛老人所持出
入指爪鏗然有聲神物馴狎百怪莫侵容與相羊遊
於帝庭此天下之至珍也足以壽乎生曰衰憊之資
毋徒若飛未足壽也客曰聞之傳記襄王之所夢文
甫之所覲信列仙之佳麗也爾乃應期而至或自漢
濱或自高唐飄若鴻舉矯若龍翔翛然鸞峙的然珠
光睇眴絲藐引握無方縱躡迅躍微埃弗揚若驚若
狂若露若藏若執若忘便嬛渺茫體約穀素齒出宮

商轉黛流目清歌侑觴於是折若木以却景抑羲和
以緩轡歡悰未溘蘭燈屢繼觀者忘疲聆音失味此
亦聲色之至娛也可以壽乎生曰妖冶之極清虛之
累未足壽也客曰將使屈原宋玉景差唐勒之徒推
本二儀極命萬卉丘索所遺爾雅所棄比事綴辭引
物連類競藻摭麗英華各致高思薄天深構入淵按
隱理紛雋取鄙捐於是贊西池之會誇東海之籌紀
莊周之椿演箕子之疇五色參錯星緯屬絡情象纍
貫精采揮霍其觀於人也高者生敬卑者氣奪其亟
變而屢易也異態如夏雲又如天孫運杼色縷繽紛

其或采謗陳謠撲指直載田父里媪亦得而解其奇
出而誕就也或倚相所未讀楊雄所未識冥冥求而
幽闐也鬼魅黯窺跳號頓立駭情跡之莫秘此亦詞
賦之至偉也足以壽乎生曰幾矣客遂推而進之曰
未既此騷人之餘習未足論於道也將使大雅君子
刊華就實理詩書之文繹義孔之旨取母之微懿合
而擬之萬不一失故其利柔順之貞通黃中之理敦
樛木之仁正家人之位婦道母儀俱舉並飭行無可
選事不假飾信閨闈之永範名賢之仰成也乃知福
惟自求嘏非倖致夫金母壽而德罔聞敬姜賢而子
不逮彼秦漢以來圖牒所載婺嬪窈窕姬緣困而亮節
偏行而著名者安得而邁乎言未畢生乃避席而起
歛衽而立曰客向所言爛熳尾屑耳目之娛世俗所
悅今將考祥於履稽社於德不朽之圖丈夫之業億
萬斯年有引無歇僕雖不敏敢附下客

長厚

易公爲藩於楚有年矣今以中丞往撫河洛夢澤子
曰公之藩楚也政務體要寧固根柢畢誠靡他吏民
化之速蕩者趣於敏作詐譏者效於悃悞饗諛者敏
於廉讓恣睢者檢於約束非有過求驚邁之施而近

自親驪遠至荒徼上自王侯賤至厮輿莫不雅服重
藉人人意滿用其情實信鎮俗之資矯世之賢也夫
近世言政之家其失可知也大抵以神自蓄銳師刻
隱務爲操切喜日計之績棄祀代之謀工括摘之慘
病覆蓋之厚獎名法之家後仁義之用論短則兼棄
其長指瑕則并抵其瑜刈蕭而蘭及誅莠而禾逮於
是速化之術興詭衷之議售取具於文避窮於口實
匪異等妄出羽毛一有疵失善爲衣飾要在不獲久
而不止潰決無所茲周秦之末軌苛責之顯失庸人
之所矜智者之深危也夫攻玉者以石浣布者以灰
賤可資貴也雖有褊心之人無所怒於虛舟觸出無
意也是知兼容者益世之猷虛出者伏暴之本故書
稱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惟其休休有容賴其保
我子孫黎民而漢初大臣皆長者少文恥言人過若
公者非其流歟况今總連帥之司操變化之柄固作
率之所由風聲之肇始也中土士民翕然響應隨百倍
荆郢何也任重則易施令專則易下也他日都宰執
宅端揆正玉衡而平太階還世於胥庭流功於金石
國倚老成天壽平格休美夥膺頌贊難殫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適公其有之若夫國子遺猛政之訓宣

孟改冬日之和斯弛張之權直枉之用不及之濟非
長恃之善物又公餘事也

德壽

歲丁酉九月十有七日閩田母夫人七十之辰其子
柘山氏官於楚也則謂夢澤子曰吁予之不能觴也
予盍昌言夢澤子曰然吾聞以筭壽者下也以善壽
者上也曰何如曰視母攸履稽昔載籍其備矣夫其
秉婉孌之性勤古行之覽其慧也擬諸大家釐坤承
之制遠宴私之容其敬也擬諸德耀愉嗃厲之姑謹
扶將之節周牀第之役其孝也擬諸麗姬宜饋饁之

政愛縉帛之施惜雞鶩之食其老能勤貴能儉也擬
諸敬姜至其敦比鄰之誼紆窶子之勾又其振凡之
仁散積之道也夫慧者德之資也敬者德之聚也孝
者德之本也勤者德之恒也儉者德之度也仁者德
之厚也德者福之地也故曰福者備也備也者百順
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德備者福備也故家人
之所宜者閭里之所藉也戚疎之所譽者鬼神之所
歆也人神之所益者天命之所假也然則汰耄踰耄
邁期以往其必致也曰言止如斯而已乎曰何爲其
然也跡古嬪姝或效懿於織末或飾節於造次或抗

端於遺蹟片辭特趣世典不漏支軌窘躅獲揚末照矧其具包舉之盛亮含弘之本隆始終之歷哉是知華首之良隱於閨闈儀形之本源於婦流將使易演其順禮著其則雅贊其徽音頌侈其純嘏疇陳其好德綴文之士揚厲無除流令聞於不已夾聲稱於來茲若是者景耀所不能晦時序所不能謝代祀所不能革陵壑所不能遷形質所不能化兵燹所不能燼饗餐所不能噬茲戩穀之道不朽之業也所謂以善壽者也曰言止如斯而已乎曰何為其然也孟母之聞以軻也今子學踐理室文為辭宗而又廣錫類之

孝弘作人之功表未聞之士申不及之訓覆疵瑕之末絕比暱之嫌於是三楚之士莫不颺奔霧蒸羽奏而響赴驚英特之途希遺際之會幸迅激之用競德輝之覽利大人之見荆無泣璞之犬郢無寡和之曲乃有考世之士本其從來則又開元於母氏出緒於內則然後錯文章之英以為綵適道德之腴以為饌釀風俗之醇以為醴陟降乎太古之庭周遊乎忘憂之圃若是者注之不溢酌之不竭子雖未之觴也天下之能觴其母者孰有過於子哉於是拒山氏曰子之及此言也乃可以壽矣

訓白

周子號白菴因鄧子問白之義王子曰吾聞禮曰白受采言文之始也易曰白賁無咎言文之終也夫采非白以始焉吾恐禮之不可學也夫賁非白以終焉吾恐答之不可無也白也而終始須焉是白也者天下之至采也而天下之至賁也後之言者反是墨翟見素絲而泣焉謂其可染也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是忌其或汚焉而預善之也夫從禮與易之言也是天下之至益也莫白也如也夫從翟與聃之言也是天下之至禍也莫白也如也且青黃雕鏤木之災也使木也而非青黃雕鏤焉則木之用也不亦鮮乎黻文章絲之染也使絲也而非黻文章焉則絲之用也不亦鮮乎是知非白文無施也白而徒焉天下之觀廢矣而又奚貴焉然則安從哉子不云乎不白白乎涅而不緇白之至者也夫其不緇也然後禮之采可受賁之咎可無也然後翟之悲可免聃之守可棄也然後天下見白之益而不見白之禍也

本賢

汪母太夫人七十之辰思齋朱子過楚語予欲予致辭予曰予往知汪子今又知母也予舉進士同汪子

被選入館予方負性氣遺事徑情不脩遜節或明筆
出所譏屬使評本非有知輒妄善不又聚處謔浪杯
酒歡洽輒吐心膽恣語語多讎中至近侵刺人以為
侮汪子顧謂實直不為罪也

武皇末造海內多故言者稍觸忌諱輒得譴斥汪子
獨發憤激衆詣闕下上書書務直指時病人人為危
汪子不懼也方書上宰執不悅遂假手其間出吾輩
為州郡吏凡謫吏喜於直節而輕其長又苟且以望
旦夕復汪子則能其官若素習為者於長吏則傾已
下之無難色不謂謫也

今上卽位潤澤橫流下寬詔復言者官於是同謫者
皆得賜環而予乃以後職為法吏所繩事瓦毀矣汪
子至京師欲上書明予無罪曰寧予不官不使王子
沉落時同事二三子虞其逮已力止之疏不果上後
每入班行左右顧予獨不覲也則悵恨若遺故雖復
故秩不為喜也自予廢居青雲之交雅稱莫逆者皆
謂予行干衆怒畏與此睚競為棄絕以自逃解一問
不知而汪子數錫教旨致縟繆之義不為嫌也及出
監司直道忤時輒棄章服即日歸歸被表薦不輒應
應亦輒復歸此予知汪子者舊也今晤思齋子乃知

汪子之母爲雲莊君之妻刻溪君之女中峯君之姊
爾雖之儀木子姆訓微懿之實舉於家人初晚之歷
合于世典坤德粹精內則無滿誠闡闡之良範賢豪
之仰成也吾聞婦人有內貞而無外事其賢曷顯於
其子見焉往知汪子已足以知母今幸知母益知汪
子之賢有從出矣夫箕疇壽考承以好德戴記百順
本於內盡使載籍所云果爲弗誣則母之遐筭寧有
既乎寧有既乎

並壽

夏翁若母今歲俱躋六十客知母爲予姑氏乃令予
文之予曰夫翁母者於世亦鮮矣今之英士壯夫高
視邑里而壺範不倫內顧蘊歎又或淑媛名姝好仇
不媾托身匪人歷屯樓渫聖善莫揚至有內外合德
疵釁罔加而好合中乖差池未遺否則子姓或慳宗
祊嬰念若斯數者何足言備稱祥全人倫之休望資
談士之揚列也翁本從龍之裔席累世之榮幼負異
質歆嚮儒林厥考見珍鄭重掄匹乃得吾姑姑幼閑
姆訓婉慧德容符於聖則歸翁之後虔稟脯之儀祇
蘋藻之役飭伏臘之備拓隴畝之資綜享逮於雞鶩
食力均於臧獲施予洽於比鄰用此助壽正家人之

位樹長者之譽振中微之業踐豐亨之闕貽堂構之
謀其子官發憤興墳承施濟美類敏越類曾訥依仁
青雲之器起家之雋也幼孫岐嶷蘭芽早茁二老提
攜晚榮足賴由此觀之英傑絕內顧之歎坤德免所
天之劣琴瑟無中路之乖嗣續有發祥之慶而又齊
年並健不後不先天人合吉誇詡難旣予爲客言愧
不萬一

漢逸

王子結廬漢上養素江濱芟製荷裳慕靈脩之軌蘭
橈桂楫飭遊衍之具選石垂綸擬涓叟之跡臨流濯
纓聆滄浪之歌伏臘脩祀則登蘋薦藻歲時自勞則
擊肥引鮮散髮黃綠則楊林多晷耳之禽岸幘徒倚
則花圃無忤目之品焚香宴息則琴室盡怡神之物
而又遵渚請珮悵交甫之偶遇抱壘灌園幸丈人之
在茲匿迹秉鋤或老父之復作滌鑄煮茗幾陸子之
餘韻豈非高士之逸踪隱淪之奇尚哉至其傾財結
客敦義多讓動不觸禁言必思窮耽文儒之邃譔希
翰墨之流馨富架笥之珍帙則好禮之程守富之要
道親賢之懿揚聲之偉策矣

闡義

居士係籍楚國卜築茶園不言躬行著聲孝友方其
母兄凋謝家祚中微銜卹抱隱畢誠勿悔拮据展猷
局躋避咎開圃畝於汙萊均其苦於傭作覃力貞幹
不事淫末馴致殷富雖其消息自然要亦支拓不詭
也至於悟福謙之旨率好德之良歆高誼則願爲執
鞭衰窶子則不難焚券委心韋布無冠蓋之希篤義
鄉鄰散竒羨之積資性妙合要結無存由是里閭重
其然諾同室服其儀刑可謂承家之賢裕後之哲矣
然則積善之報將衍於綿陔君子之澤豈替於來葉
哉聊書其大都著其潛德云耳

能理

近川查公節推黃州三年今其被召而入也其僚友
黃公胡公餞之行而使邦人王子言王子乃言曰夫
法者天下之平也而今之司之者則使不平也何則
司法者不務三尺是守而惟窺伺上意以爲低昂上
所欲陷卽非罪鮮不裂完附繫矣上所欲庇卽罪鮮
不窒滲肉骼矣否則首鼠其間多疑少斷經歲繫係
株引窮竟逞逞以旁逮而坐困覆此其失一也其或
矜拔薤之能遠藉膏之嫌避啼雞之誚而迅激過當
狼忤物情窶子實黠桀且獲末戕矣彼富人實非暴

戾也輒得掠立逼恐得其誣伏鮮不增入重困矣必如是乃足以驚節而起聲此其失二也又近世俗倫甚鄉里無賴子弟不能其父兄或臧獲恃蓄而求去其主亦輒恣睢而起持其短以訟聽者不務裁戢反爲之翼助焉夫三代且勿論漢法子孫首匿父母大父母婦首匿夫皆勿坐此其於人倫至深厚也而今悉以妨病矣此其失三也三失具而法失平是故苦如秋荼而民甘之密如凝脂而巧者漏焉然則民何恃賴矣而近川子之治黃也則本儒以飭吏脩禮以勝刑羞擊搏之能急化誨之務後操切之術振倫紀之微絕希合之心求繩墨之意上所欲陷使非罪必不附也上所欲庇使罪必不貸焉其不撓有如此者輕繫至庭立剖之不弛負擔歸矣其不淹有如此者罪在寔子必不縱之以賈惠也使富人而非罪必不寬之其不矯有如此者訊父子則議依於孝訊兄弟則議依於悌訊主僕則議依於義其篤倫正分有如此者有此四善以祛三失是故慎忤者消其暴猜禍者寢其毒唆佞者結其舌饜饕者殺其欲齷齪者力其生遜節脩於衡閭信實行於廝役乃知司敗非少恩之官而刑書爲寡過之資矣由是烏雀馴於訟庭

析楊卧於蔓草日進章逢坐談道奧敲朴息而茲讀
興案牘塵而圖牒飭藹然文儒之囿經師之偉也非
所謂本儒以飾吏脩禮以勝刑者乎夫吏不根儒其
失也俗刑不先禮其失也淫故儒吏體用之學也刑
禮表裏之具也知所先後上賢之德業也而近川子
擅焉今其召入也陟崇都要執是道也有不大遂其
施措置世於乎康收經術之效致無刑之頌者哉

郭園

郭園者我邵侯大梁桐岡郭公之所築也昔公之官
於吳興也結念嚴君暫返初服奉親之暇爰築茲園
池亭樓館之觀水石花卉之麗見公之自狀與諸學
士之所紀贊者備矣而又欲予有言也予聞茲園接
壤吹臺夫吹臺者往謀之所艷賓客之共欽也是獨
其臺之勝哉以孝王之築而且枚馬諸子遊其中耳
臺信偉非附名賢之跡曷能表於後世矣然則臺之
勝人重之也故予於是不欲侈其園而鄭重於其主
人自公之有是園也巾車日駕自郭徂郊遂乃夤緣
隈隩逴歷幽深陟矚敞曠每情景適會則遺形兀坐
澹然忘歸於是廣樂志之論擬間居之賦理釣弋之
事裕衍樂之需其款扉而願接者非沮溺之倫則求

羊之眷也其考庾而求貯者非種稂之種則播殖之
器也其發筭而每試者非農蠶之譜則稔歛之占也
具俛聽而異從者非老父之訓則文人之教也至於
訂六藝之訛缺會百家之異同窮四序之變化攬萬
物之始終然後蓄其言行而有其粹精上之叩義孔
之奧下之入賈馬之室深之獵禮樂之原淺之涉技
能之圃措行準於孝廉發慮運於玄素撰屬依於爾
雅稱說程於古昔偃蹇一區而志在五嶽優游卒歲
而業謀不朽遊而天遊觀而內觀者也故雖遺五百
之運丁利見之期當無諱之盛海內縉紳之徒靡不
攘臂議進彈冠策征厭家食而急赴會矣而公獨以
鴻漸之羽遠迹於燕爵之羣鳳覽之姿矯蛻於埃壚
之表此豈復思驥首於天衢垂涎於榮祿者哉及其
遵養既久潛伏遂昭升論有歸徵責屢至事非獲已
義無所逃深繾綣於町畦縈眄於松桂約束申於
園丁呵護祝之山靈然後太息就岐徘徊出戶舍初
服而維郡章故雖簿領回亂而詩書之好不棄簪紱
嬰被而芟荷之製在想朝寺輝赫而立壑之步弗讓
彼方朔沉酣於金馬長卿托疾於文園玄暉登望於
郡齋古今一揆心跡無二矣予常謂必忘世者而後

可以用世何也有人於此即使具帝王之畧負康濟之器而隨世苟就毀其廉隅雖措注足觀亦陷為貪競之流矣非所以砥礪名行也否則溺志隱淪抗憤不顧斯孤介之節而戾於中行乃迂士之矜談非邦國之攸賴也又或涉退以媒進階寂以覬聞馳情於彼而假步於此則終南之誦北山之移所由興焉斯欺詐之雄而巖穴之辱也然則若公者豈不彬彬文質一弛一張屈伸比於龍蛇晦明則於景曜隱見譬之麟鳳者哉抑今世士或出寒素乃屯辛悉所嘗茹矣一旦驟達輒侈怵忘其困苦公則至貴之枝葉而同姓之葭莩也其綺麗奢靡之事固生長所習見而獨折節儒生發憤經術通籍賢科矧又教誨其子授武式似乃其謙抑儉約周慎之履彼衡茅崛起之士顧不逮焉斯其於世俗可謂拔越不染矣至其爲郡則一意根本墮紕文飾禮者舊而疎新銳先訓詔而後法比獎質木而罪深巧居寡言笑而容接每假體存寬大而疵墨罔遺在芟拔而疑近必貸性本沈渾而伺弄莫售由是室無請問之賓案無昧投之牘庭無敢欺之吏野無忍負之民強教說安仁施威濟固公卿之待次三事之必踐也而今世法沿漢制凡

侯國人不得備宿衛且夫人而獲館甥於王室者至榮幸也而以此限其子孫即使有韜世之智撥正之才齊微於二八儕德於衛且切世資而中時用者生於其間而亦使之厄塞不究歟嗟乎天之生才而無意也則已使天之生才而非無意也則必有豪傑之士建議非常祛因襲之失動當宁之聽伸積習之累而竟公之用者矣然則公雖欲歸老是園也其驟可得耶園乎無恨主人之歸晚也然他日借公之重而得與梁園並稱則茲園也不爲不遇矣

雨紀

一日黃之父老數十輩造夢澤子之庭而言焉曰我大夫郭侯守黃之三年爲戊申歲五月不雨逮夏杪禾且就槁用軫我大夫率其僚齋禱而禱焉禱之日大雨瀕槁之禾以回吾儕小人溝壑其免矣我大夫實賜之願得子之言以頌之也夢澤子曰雨也何如請言其狀曰是日也山川出雲鬱鬱蒸蒸族結朋征薄于玄頰朝暎倏冥霹靂稍聞如箠如繩旣乃滂濡沸渭交灑互濺紛射側激散漫洽灑已則潢潦交於街廛湍瀨鳴於原隰漸如生於塵堞遂乃浸淫衍

溢奔壑注溪而入於陂池以達於圃畝無坎不盈有
量必受於是農畷之流命厥徒侶跡於仟伯之間規
塋窺竇曷窒曷築殺其已盈引其未足然後攜厥婦
子休隴自勞鼓柝謳吟樂莫具陳夢澤子曰止此田
父之雨何足以稱於大夫也曰大夫之雨可得聞歟
曰可我大夫受命而來務佐百姓之急去泰甚之
害布中和之政侵牟我民者則炎火是昇矣稂莠我
民者則芟夷是加矣使我主上汪濊浩蕩之德滲
漉於閭閻淪漬於心髓而又潤我以仁液滌我以義
藩遏我以禮坊警我以法湯肉我枯瘠澤我顛顛靈

我煩寃激我靡頽是故不電而明不雷而威不沫而
濡不濕而滋洽物入人窮高極深此吾大夫之雨也
汝知今日之雨也而豈知吾大夫之雨於民也亦已
渥乎夫其雨於民者之渥也用是能說於鬼神而孚
於幽隱故一旦陳忠信之辭求咎吝之實黜巫尪之
謬後露跣之文卒使上天悔禍義和紆馭屏翳效職
祝融收烈汝知禱之輒應也而豈知吾大夫之禱亦
已久乎汝獨不見昔之鄰大夫乎嘗罪雨矣而不知
已之雨慳也嘗罪禱之不輒應也而不知其禱之素
昔者垂且乏也於是諸父老喜而言曰吾儕小人乃

今知我大夫之雨又知其禱不在今日也遂退而謀
登其事石曰使後之長民者知雨且知禱也我大夫
不及知知之不能止也

明號

原以松稱取義深矣夫天喬萬類惟松秉異是以後
凋之旨著於魯論有心之言垂於戴記榮枯不逐乎
冬春霜露莫致其威愛彼蒲柳之姿先秋而萎桃李
之芳競春而妍橘柚之質過江而化豈可並日而稱
貞齊軌而語雋哉若其永託根之慕則明發於楸梧
篤連枝之愛則纏結於棠隸拓一本之恩則滋植於
芝蘭茂晚節則桑榆自玉裕奕葉則杞梓日培至於
餌滲液以制頹齡悟本性以敦嘉遯幸匠石之不逢
冀散木之得求則仙靈之最品隱淪之獲棲矣

祭大司馬松石劉公文并序

大司馬松石劉公之卒於家也其通家小子王廷陳
既聞訃哭諸寢門之外矣乃追憶髫年從先大夫遊
京師遂獲侍公時未有知也辱公賞我以異才進我
以小友弱冠舉進士讀中秘書時則抱子矣公欲寵
吾子以婚媾然未有行媒也未幾陳以罪謫又未幾
以罪罷歸矣公則申我以前盟於是先大夫作書辭

謝頗爲勤懇其畧曰陳於門下實兒子輩近又狼狽
罷返編氓賤且辱矣稚孫舟蒙劣甚曷敢仰衡尊行
輒玷華胄乎而公初議益堅嘉禮竟就嗟乎然則公
之用心豈不誠長者於世爲是哉而况其韜世之量
旁魄方隅障海之功扞蔽函夏世方幸其未衰望其
復用而奄忽大還矣然則陳之痛悼獨私遇哉于時
陳方被末疾不能越境匍匐脩救慰之義今公之葬
且有日矣始能力疾裁哀稍飭陳奠而綴叙於斯文
時

嘉靖戊申三月十五日也其文曰

衡湘發秀翼軫降精警敏神授麗藻天成考服克纂
祖武是繩幼婦摘辭長者樹聲人倫之表學士之程
含香甫試簪筆俄陟朝憚觸邪邪之司直埋輪漢甸
弭節秦川侵牟畢捕賊壘是殘務紆萌困遂會闡讒
檻車逮繫扶杖伏攀甘心就地哀聲籲天彼兇亦動
何脩而然金馬暫鑠璧也竟完薄謫江邦量移海郡
遇枳且棲處膏何潤苦節不回壯心益奮言念母氏
漸迫頽齡簪裾卽棄微纒弗嬰潘輿祇奉萊綵嬉呈
馬卿倦遊邴生自免勇矣遂初淵哉忌滿有往必復
靡幽不喬丘壑擬終弓旌見招志非輒變義不可逃

鼓篋新命攬轡故區絳帳時設青衿日趨童蒙求我
弟子起予昔欽法吏今仰文儒尋陟中丞仍蒞西土
關卒識輿田父獻酒快覩爭迎式歌且舞宛若家人
頓忘官府川后失御河伯不恭水維縱弛漕渠阻壅
供億塵

上古塊奪公矢心勵衆石畫瘁躬克循水性奄就禹
功鳴鏑入寇候騎馳聞軫念朔方簡畀丈人中權可
賴上策屢陳師行枕席陣結風雲龍沙徙域亭陣寢
塵秦漢劣威衛霍恥倫

帝嘉偉績庭錫溫綸勒之鍾鼎錄及子孫超公八座

進公三孤兼秩本兵贊戎神都葱珩亦舄緩帶輕裘
志清宿弊力殫壯猷人害其上公持其盈衲鑿難合
萋斐斯興功成身退物理人情孝友張仲文武吉甫
出處俱經後先鮮伍言立不朽名垂罔刊絲絳濟美
奕葉象賢於卿必世在爵兼天平格宜壽吉凶莫知
造物見奪哲人其萎營鬼弗載恒幹忽離方朔返歲
傳說騎箕百身莫贖萬口同悲世方求售天不遺耆
凡百在位莫非王事公釐其艱人摠其易公冒其危
人承其利公捍其外人尸其內嫉者宵人合者善類
惟彼宵人棄此周行邪徑蹙躡卒歲動勦爲權私客

希燭未光刮索致誠景嚮構傷稅駕已休蓋棺始定
攬厥始終居然忠佞玉瘞益輝鏡磨愈瑩念我先子
在公執友兒實不類自慚非偶辱公仲女為予家婦
緣交締婚不薄彌厚風猷自昔是聞最久丹旄遵塗
編裳臨穴我淚漣漉我悵鬱結豈屬阿私實為邦國
洞酌昭忠生芻比德卽化未垂歎逝何極神之聽之
洞我心測

夢澤集卷之十七

文

寄余子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辱暱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
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宜
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
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竒禍得失夢
幻無足芥帶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謹浪信次
布歡臨江遲侶獨往微吟數而不較今晨書來乃知
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我歎歎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

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覲僕已繫匏子
復塌翼過此不晤世路風塵恐未覲無由耳僕林居
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
其思惟紆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
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
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
而污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
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爲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
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
滑磴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
略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麗把玩未釋
豁我心神二詩稱答更希報章

答汪先生

東溪先生門下陳甫竊一第多難萃乘嬰以疾病遂
致荒厥舊聞喪其師說然猶綴緒拾餘保其殘陋每
事構製意匠愧手翰以思遲什就而恥吟書成而輒
裂方難自贍其敢範人况乎行垂隨同譽之長厚鄉
曲儉人腴致訶詆軀累豐垢自分門牆豈見麾斥三
士之遣推以師資蓋信其初造而不知其終就之卑
甚矣彼時謙讓不任誠緣卧病且恐不效以重愆耳

夫疋夫無蹶負夥則蹶聾瞽何罪惟強明而自聰以
詭皂白而誤宮商人則過之陳之不任恐蹶耳恐詭
而誤耳謂其固閉以自賢過矣惟先生爲疋者釋負
而不令聾瞽蒙罪焉幸甚

寄友四兄

友四兄門下弟志劣行疵履進乖蹇蚤落浮榮歸寡
親串日手圖牒昧塞莫稽進無德義足祛塵慮退乏
精藝謀垂罔刊近者春夏卧病幽抱謝歡忽驚離索
泫然涕下數日前得接家書平安足慰及覩言禮之
家互持未下羣臣因而得罪愴然楚辛國是搖搖何
時有定兄之宦情能盡嘉乎石灘公虞羅再遭壯志
可尚曹史輩僵而復起物議何如撫茲升沉倏倏乍
愉初心益灰新抱愈篤矣聞兄必獲內拜何爲圖南
舍要就散讓以蓄競弟所不取也天下事須吾徒趨
或逢抑遜或啓憎意見無預安之而已何如何如

寄舒子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
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
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
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

耳曩時交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
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
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
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呼百犬
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
之悲阮藉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乖
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
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
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惛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
囚之長往者也自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稅
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
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
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甕
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
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頽纓志在豐草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飼
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
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謂其
能免乎方將脩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
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
矣風使再錫教旨

簡錢子

錢先生足下僕聞交貴神交知在知心故圖牒相信
允矣良朋對面而疑奚啻千里僕退伏林壑十有六
年平時海內之交雅稱道義者徃徃隻字不加輕擲
若土獨於門下介紹未通非有杯酒之歡岐路之觀

也吳楚各天非有北鄰之接親知之曠也柄擯殊途
非有班昭之綴朝省之素也混迹樵牧畢志婚嫁非
有隱逸之尚遊覽之奇也四十無聞文采沉滯非有
虞卿之著潛夫之譏也夫境隔迹睽慳平生之雅履
罕處下之驚世之譽不知執事奚所見聞違羣嘉尚
先之以華牘申之以腆儀傾蓋為歡吐出肝膽肆我
口君耳必睦輸君悃我衷輒投斯白首有猶新之譏
同心有離居之憂也自慚凡鳥必辱鳳題豈冀疲鴛
乃來駿顧嗟乎新知易樂末契難全河源之槎遙征
在眼延平之劍復合何時江路阻脩雲翮莫假天風

良便惠我德音

答劉氏

劉先生門下使來云云僕敢不是承緣僕有先人之禮謀諸卜筮告諸宗廟受諸父母議諸媒妁問諸長老諸吉不違衆旨皆協乃敢齋戒沐浴宿具而遣行既則計日延佇嘉命是聽今乃不辱俛從而更欲改議僕聞期以成信信以成禮棄期是棄信也棄信是棄禮也夫禮者二姓之所守也始者終身之所視也請而不得差池其初惟僕不欲雖執事其亦安能悅之使回敢固以請執事其圖之

寄友三友四

四兄於先人有骨肉之恩有師弟子之義又於兄弟中貴而且賢至於三兄又以孝廉聞於州郡三代之遺直也中流砥柱非二兄而誰夫人生而敬愛之死則凌其後人或生而面譽之背而毀之或指其微瑕而掩其大美或平日隱蓄忿怨幸其死而泄焉皆市井之行非道義之物也夫士者以其異於衆人也便與市井同行焉烏在其爲士矣翟公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左丘明耻慙怨而面友者先人肉死未寒乃於一旦羣吠衆攻又於先人深爲訕訾兄忍聞之乎

言者縱不惜先人獨不自惜乎使人亦以此加於兄
及兄之先人能堪之乎夫生死異情面詭於心在賓
客爲薄於交遊蒙羞使於骨肉而然竊恐翟公之門
不屑書丘明無所於耻也今也取賓客之薄道攜交
遊之病德舉而施之骨肉之間且士也甘擬迹於市
井第頗爲衆不取也嘗聞羣而擠勇者必仆族而撓
勁者必曲一倡衆和謬素爲縞能使明者改視聰者
失聽鑑亂其照衡喪其平是故仁義不足恃律令不
可憑固懷刑者之所危聽訟者之所惑也弟每念斯
事輒仰天叩心潛然泣下巴復攘臂起立突然壯夫
犯衆怒而不悔就刑辟而無愠是豈闇於機宜而與
俊傑異識哉誠憤其妄詆先人兼恃二兄之砥柱也
今觀衆議誠如風影茫無住著至所云祖儲則所謂
上古之事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嘗年目擊之
人其土壽者已齒落髮脫龍鍾擁腫語不可了矣其
下壽者又登鬼籙骨肉蔽於下陰爲野土矣當年髮
亂之童又見二毛稱翁矣國經三帝矣家見玄孫矣
必欲求明以爲分析之據當求真漠之官魁魁之吏
冢墓之鄰腐敗之牘又當有還魂之術起諸先人於
重泉然後就聽於幽宮肯道於異物乃使亡是司版

烏有執槩憑虛布籌安處職出歷代文簿旋爲補緝
飾已陳之迹本致多之由又恐毛穎告勞紙價騰貴
矣先人彌留之際諸父諸兄皆在省視未聞一言及
之張本今日若但口語傳聞非法家之事衆處爭中
復難証佐想諸長者必有迥出尋常之見又有萬無
一失之策非第稚嫩迂腐所及第爲此說祇欲爲衆
巧發一笑耳夫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
言弟之求救於二執事者屢矣舉今日之事唯兄之
命而甘心焉且兄亦許之解矣然而舉措不一持議
靡常令人轉增疑懼奈何奈何老母連日憂泣過當
幸兄大賜張主以寬母心若吾輩固魚肉也

上翟中丞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
揚聲於金馬之庭掇精於墳索之域投足於賈馬之
室僕亦幸然同朝寺尾鸚鵡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
之末接殷勤之歡奉譏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獲觀
篇什竟日手之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
照眼也氣奪心悸三歎不已又安敢擊尾走於黃鍾
之側遭曠消而爲野音哉旣而執事出禁闈提兵符
鷹揚河洛豺狼滅影頓使戈鋌化爲農器文事武備

古罕儕倫僕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裕州無叔
夜之賢而負不堪之褊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措暴
擊之隼乘其摧頽青蠅之人共加搆會身淹梁獄履
影吊心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
背棄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曩
時道義之交一旦革素改往畏與罪人比暱乃獨執
事不奪多口垂光扁禁勉以加餐再爲授簡失路之
人恩成不報是後垂翅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
賁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媿龍蛇之德處山澤而
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之下甘心於鹿豕之

羣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躬耕漢陰丈人
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
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知
羗夷起於門墻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
事至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爲之引手其不墜萬仞
之淵飮羣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爲殺
杼羊叔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
參抗之親孰如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故心跡見
諒異域卽親擬議之明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
金之賜而不可以爲知己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多可得也何用死
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於燕豫讓衆人於中行
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因主異者何哉
誠以知遇之難逢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
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魏
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
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
言采聞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鬻桑
之餓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
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言敢因執事者布之

答劉松石

不肖備極諸惡於世無復比數退伏丘壑志惟苟安
豈期罪戾上延先君不祿仰天呼號萬死曷贖不肖
兒時先君則曰子遭事苦執不能詭以媚時時之人
亦莫或予媚也於子莫逆惟松石旣辱不棄獲締媼
好則又曰子之爲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忽枉
書慰追憶先言且讀且泣屢廢乃能竟牘嗚呼痛矣
夫知己之感逾於骨肉仁人之藉腆於車馬哀訊慘
於涕淚交情見於生死嗚呼厚矣邇年川靈失職河
流逸軌公私病焉執事者出遵神禹之故智寬瓠子

之深憂然又不俟八年之久不資馬璧之沈而大功告成萬世永賴大抵不與河爭固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世士率喜事議事則喜鑿又病好爭且苦失故實使執事入而當國一如治水則新銳之士踈而紛更之患息矣臨書感切言辭寡倫惟長者亮焉

答翟子

青石先生門下僕辱泥塗久矣乃於門下深國士之遇接上客之歡感何可言昔信陵君迎侯嬴於夷門嬴故父立信陵君於市信陵君執轡愈恭嬴乃曰今日嬴之爲公子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張釋之爲廷尉王生廷使結襪或罪之曰奈何廷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知終無益於廷尉故欲以此重之當時莫不重王生而謂釋之賢者夫侯嬴王生賤士也執轡結襪鄙節也公子廷尉貴人也以賤士舉鄙節加之貴人且曰爲公子重廷尉也是知狂生者大人之資勞謙者莫踰之德由今觀之我公之不恥下交加禮巖穴求之徃執擬諸前聞心迹豈詭謬哉安知他日之誦今僕不得爲驥尾之蠅也兩辱歲書之惠頓使生專昭於農人春意回於窮谷而又竊之華牘獎接出望情旨鏤心誠非

鄙生所宜蒙冒至於宅里之表猶爲林壑之光短楮
鳴謝辭不悉悃

答劉子

西陂劉先生門下僕屏伏田野十有七年追憶昔時
海內親知恍若夢寐豈意復於江邦得奉冠蓋然君
面旣非曩範僕首亦見二毛顯約殊蹤遲暮各迫雖
幸接杯酒之歡效斯須之敬歌曲未盡候吏促征轉
盼之間已爲陳迹我心誠悲君想同之也冬首復聞
旌節暫駐江干僕以卧痾未緣蒲伏候謁乃計返棹
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
治具玉醴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趣會
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矍矍見嗤世
路蕩茫再覲何日辱以集序見托竊念才非卜商安
序毛詩識非侯芭曷足以言玄也但詛在知己敢謝
不能誠欲效其區區幸以全璧借觀使得探作者之
心發高人之蘊庶幾揚厲切指贊述當微僕得附名
集中亦不朽之託也執事以爲何如

答顏子

僕年來憂病侵尋素絲生鬢情悰寡歡鑿貌已非故
吾懷侶忽如異世雖與吾兄同爲楚人兼號莫逆然

已十年不一覩見漢之廣矣命駕何期近日薦剡僕
名每溷諸賢深用爲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但使吾
輩猶堪世用彼表及之忠固在國若奸爲私遇述謝
稱酬萬一儉士宵人因緣脩謗無益於報祗足爲累
耳又諭所聞云云竊念僕之獲罪子所知也幸然仄
稟塊然雌守一壑甘足青雲絕想又矣即使掩瑕起
廢流潤枯槁被以纓紉趨就班行當見木強不習偃
蹇非宜俗忤事違福心復觸前轍必遭天幸難再彼
或沮之於僕信功德矣然僕無聞告者過也若吾兄
懷卷舒之術蘊龍護之神固宜揚末路之光救東隅
之失但恐巖洞留人猿鶴戀主使君顧侶眷樓朝駟
車而夕還轅耳如前所聞宜勿在念

答顧東橋

竊念僕楚之鄙人也非有曾史之行游夏之藝亦非
有嗣宗之放叔夜之褊徒以負其質直闇於媚順耳
而法吏見繩流俗不恕取讐固已不無指摘復爲已
甚雖在親暱且謬於聽矣乃獨我翁昭之洪濁之中
出之衆多之口綴之表薦之末後雖朝論異同希音
鮮和振滯之議抑而未施而景曜末照蒙冒陰巖丘
園之賁實逾東帛僕恨不能蒲伏庭序激昂風雅跪

進萬壽爲報耳昔人謂蒼蠅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卽使僕藉匪人之援取當世之榮孰與老沉淹之濱而爲長者所稱引哉由衷之言非敢爲佞也往歲辱示佳集僕讀之卒業可謂極諸體之妙揔萬物之情矣曹劉或可少駕諸唐當得北面今之作者舉非匹儔使僕循環吟頌欲罷不能旬月之間楮勞墨故雖欲有所贊述而遂旨莫參廣致難括觚翰間操輒爾罷閣尊教云云愧赧局勝茲復辱示緩慟諸篇讀之悲惋欲絕乃知長歌之戚有甚於哭泣矣但卜商之哀非所望於達人者惟翁以數命自慰無損天和豈惟門下之士寔有幸藉而邦國其賴焉偶值家累嬰懷尊命以未能應使者留滯坐此春首爲太嶽之遊當勉成自致門下請教

答胡百泉

僕見古今士人凡揚聲藝苑其人卽不長者卽其人長者復疎闊不適用此流俗所爲疵病於斯文者也近覩門下操攬絕藝負行醇質辭不詭道表裏粹精而又諸達成事投用輟效可謂聲中其實志氣悉稱者矣豈惟今人雖在古人亦罕倫儷幸門下自信不以爲佞耳使來復知榮轉消息僕固又擬門下矣相

見不遠未敢多陳謹此聊旌嚮往

答顧東橋

我翁不知僕之寡陋猥以志事見委使僕非有拘妨
得以山澤之遺執楮墨之役備綴拾之後豈惟階之
為榮抑以托垂不朽誠藝圃之雋業學士之幸際也
奈僕有母之喪除服在秋初襄事在歲杪僕聞先王
之制禮也不肖者跂而及之僕誠不肖然即使僕違
苦塊之制就館局之徵昧吉凶之分禮家必誅法議
無赦雖我翁之私僕恐不能多恕也即恕亦不能鮮
之多口也昔漢天子登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
獲從事深以為恨今

主上恢重光之大業建中興之令典中外載筆之臣
搦文之士皆欲竭其區區冀有闡述務以細流競裨
海瀆而僕竟以凶制見奪因緣無從機會坐失僕獨
何心能不歎乎且僕林居二十余年陸沉疇隴厭絀
前聞家蓄圖牒經歲不一寓目間一發笥展冊舊所
記憶茫若未覩小屬篇章時月不就文采日滯虛譽
漸虧加以客冬稚子天喪自愧齊物之識不逮蒙莊
索居之過深於子夏哭母之餘復遭此痛遂致昏且
若迷志氣俱損耳目失職眠食皆害齒髮已非故吾

衰憊居然可證其不足采明矣楚地雖乏才奈何令
卓莽落魄哀疾失學之人獲參文儒之末溷重大之
選乎
聖主方弘孝理著作要指務依至仁而我翁兼總條
貫異承
淵衷凡所掄使必歸長厚不屬新挑至叛禮小人心必
加痛斥使門下不肖之生庶幾跂及於先王之禮因
得全不材之真道疵類之責紆弛靡之悰則我翁之
愛僕也不已深乎使回取謝且辭惟翁其諒之

答朱別山

往歲得聆高義竊願執鞭繼入會城再接再緒論頗有
下鄰之想人事乖違每恨私心之難諧也今晨得奉
教言展讀不釋如慰饑渴乃知故人見懷猶爲切至
心神苟串跡何足云所諭志事使僕非苦塊之餘得
操楮翰從長者之後備擬議之末冒掄托於今茲表
文采於後世豈非不朽之盛事傳流之深慕哉而憂
病見妨坐失機會僕之不遇命矣兄當率先諸公執
簡以往總理科條鄭重要指網羅聞見囊括故實比
論禮樂希蹤墳典使四方之人知良史著於潛夫楚
材協於古稱固中興之令圖章逢之共榮也如此則

吾輩進止實異而同若務齊其步趨恐未為得使回
專此勸駕不一

答顧東橋書

教至知我翁已獲顏子所謂一變足矣而又益以至
子可稱照壁僕之不肖何足資賴乎僕果蘊藉異等
兼無親喪乃索價以爲高擬跡於棲遯則宜罪責不
貫耳僕於二端已具前啓吐出情實但冀我翁賜遂
陋襟不圖嘉命再辱於丘林使者接踵於道路郡邑
長吏應命詣廬脩辭催發使僕辭謝未由愧與感俱
奈何奈何翁若廉其非托谷其在塗愛僕以德使得
成禮察僕寡陋使得覆蓋不役其短則綿力無重負
之憂晚節免狼狽之誚是我翁成我之恩誠加肉於
白骨也其或廣下體之收積纖毫之益欲其與於斯
文則僕除服有期復在不遠彼時緒風減暑兼之志
事筆削已定僕當倉皇就途伏謁門下必遂快觀之
私因而分譽於羣公附名於令典是僕生有成名沒
稱不朽皆我翁之賜也使回里盡心抱悚忘不勝

答顏子書

僕嘗謂兄古心出乎丘索雅志存乎春秋絕藝比於
商偃偉識卑乎遷固而又該獵衆能顯闢無不誠良

史之才儒彥之選也往者館閣不收辱以州郡繼又
偃蹇林廬學薦聞罷僕每私心恨之今者國家大典
假手於兄然則兄之不用豈爲今日待乎斯造化之
微非時人所測也僕於門下數十年來誼託知己凡
知己之交望有長則爲之揚也望所少則爲之掩也
今海內有揚僕之長掩僕之少者不於兄望而誰也
僕之不學凡所素語无何不務庇覆使善言短乃於
已則謙讓太過於僕則虛褒溢美致令長老誤聽禮
羅不置爲有司勤誠非所望於兄也豈兄昔交眷闊
將緣此爲晤言之責乎抑惡其久冒虛名故列之共
事俾有作爲窘以所乏使露底抱不令復能欺人也
僕以兄不釋之故故敢爲此激辭以怒兄冀免耳若
兄以爲斯書遂成文采甚著忌於獨當念僕辱在交
游最親且久必務招致俱享聲稱僕於親喪旣除卽
日就道脩謁館下適際厥成欣然利觀遂以其私控
手謹浪省問勞苦於是無撻拾之勤而有名字之寄
是垂翅之鳥假翮於鷗鷺裸壞之夫借飾於龍章蒼
蠅之微托遠於騏驥也若強以非能必羞知己詩曰
瓶之罄矣惟壘之取此之謂也

答吳太守

前書致辭皆出誠悃乃辱後命催促既以迎致爲使
者勞又以東帛爲公府費煩我君侯重我罪過且館
局已得二妙雖乏僕輩數十何虧於偉製乎况所旨
於文者以其人也自古賢哲豈有執親之喪而應聘
遠出者乎使僕果有異才橋翁之知非誤漢東之讓
不虛而棄禮赴徵蹈於罪戾違於孝思則雖有嘉言
遂譔中音於金石協義於典墳亦

聖世之所必誅矣况萬無足采乎來儀返之縣官則
非其備也付之來使則虞其累也謹藏之篋笥以俟
至郢之日躬致門下揮汗草草不盡

答陳大巡

僕本寡陋無所比數偶緣大典屬橋翁誤聽謂有可
役徵命屢至鄭重勤懇力辭不得又承教翰郵及獎
諭委切不能重違乃按是月下旬移舟入郢竊念僕
櫛片以來二十余年矣弱質易衰壯心久替日惟放
道墟落習懶成性僂僂不閑冠鳥摠赦一歲之間結
束見客者曾不再三至於文翰更不涉念以故筆硯
塵積笥帙網結跡近自廢百不解營今日之役實非
其任且方今

聖作之期郁茂彌盛朝野首德之師待問之儒名世

之筆豈云乏絕哉而使廢學老農謬嬰茲選譬之條
吐棄以備進求輝焰於未燼或無以當

上心而厭衆觀其不罹燬燬之罪家負山之憂貽蘭
杜之羞動巖壑之誦乎雙海念及斯未嘗不赧顏汗
背也夫已置身毀譽之外而復投足譏評之內惟冀
好我君子示我周行俾得善後耳向辱腆儀又乏稱
謝茲行又當從漢口入舟無能紆詣鄂城一拜臺下
躬問起居罪何可言短楮煩邦伯任公轉致嘉會何
時臨緘曷勝於邑

答柯雙華

昨者枉駕漢口接宴舟中雖未竭殷勤之歡亦已慙
願見之私矣別後黃綠洲渚出入蒹葭越沔踰潛始
達于郢秋淺雨慳殘暑為霄沙比泥濁飲酌非宜岸
轉舟迴瞻望難卽至則參謁逢迎日不暇給乃悔茲
行之誤然莫及矣遠辱儀惠既嘉且多自念一勞未
効煩費不貲能無厚顏使回謹此稱謝不一

寄童內方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仍
兼之阻脩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
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

有憤懣之懷冀伸於知己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顧公以興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彦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業衰憊俟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爲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違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仲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况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本無勞曷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書之可議不但

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滋潤灰燼之驚燭也近聞東橋復有薦疏而當道叅駁謂僕著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

久矣而今一旦也此聲也何爲而至僕哉僕自作史
及被廢以來積纒累垢殊詭萬狀卽有智給未能獲
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爲僕補足不意晚路幸
有此遭且卽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造
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絕繫出柢而刮索未詳指其
所乏是雖忍心點璧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爲
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爪覬攘腐鼠乎嗚呼誤矣
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
能矜飭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
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鐘鼓駭掉不食或謂
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
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
候而詭晦朔至家專絲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畢
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塞不敢思
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應又
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
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
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
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
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

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脩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讒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蓐家人相為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貲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鷓鴣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兔蹇盧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雖然業已厠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己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祗以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見初志

答人

客冬歸自興都過辱英接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
末承清宴之榮愧無誅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校叟
之遇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榭曲房
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旣逝
蘭膏嗣輝逸興狎惊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
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廡奧斯貴人靡麗之極娛
非寒客迂儒之所敢希也抵家值歲宴又以久出初
歸廢務蠲集未能啓酬執事不罪復枉教貺高韻足
欽春深田作方殷對使散髮口授遂不多及

寄顧子

僕自先君不祿寇生門庭遂至外侮相乘株蔓糾結
觸用莫施竊念僕久返編氓頗創徃愆務程儉辟而
僕兄白首儒生前路可量日惟惴惴小心懷刑畏罪
交警互繩雖墮葉猶畏其碎顛見蟻且憚置足也而
事變沓來則有大謬不然者疾逃而彼追其後緩避
而或揆其前撲之輒熾刈之復萌芽矣遂至魑魅晝
遭坦途化甯安坐觸機俛首值窘仰鳴無聽泣述逢
唾譬之波臣號轍斗水孰施黃雀免羅獵弧轉向凡
在知舊孰不心惻乎不意乃有天幸以我執事之福
際我觀察紀公明威寬大並執禮刑廣爲煦覆積歲

沉淹剖於一旦使我兄姪俱從未減還其衣冠業已
行府發落矣而敵人於未結之前所奏勘合亦下兄
以數年疲於奔命甫釋纍係翻增疾苦僕每懇勾府
公候兄疾痊聽理而府公以彼之本狀異辭同情又
司牒連下責其逋慢遂爾失慮謂兄雖不出可也遽
招解審僕方自慶幸庇所天必歸完璧不意以兄不
至動長者之怒蒙方命之誅且兄數年囚服日伍奴
隸輕若鴻毛何所恃賴敢方命以自禍哉實出一時
誤值耳罪何可言悔誠自切蓋失路之人無向非淖
舊垢初洗新溷復集命也何如駁文至府語連府公
府公震怒卽日械繫下兄於獄雷霆倉卒驚懼莫支
僕不得已百里匍匐欲反接自詣臺下爲兄少紓急
難復念僕尾瑣猥褻之甚安能脫老賤之兄於不測
之罪乎惟冀我仁人俯敦交誼振滯潤槁終始垂愛
不厭再三之瀆得於紀公處一爲先容使我衰尪得
寬敲朴則執事之恩誠致肉於骼出羽於湯也顧僕
餘生豈能報稱但當傳之來裔侈諸同人而儕之古
交愧彼涼德也若夫彼奏誣否兄惡有無固知天日
竟明鬼神衛正必有以啓聽者之衷褫險子之魄矣
僕何敢以曲庇累執事乎僕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答應立齋

執事治黃漢循吏不過至今黃之父老歷述邦君未嘗不鄭重戀慕於公也公之得民若此而當道之評輒大紕繆又未常不恨賢哲之多屯衡鑑之失職也大抵公論在人失之朝則求之野失之上則求之下蓋朝聽遠野聽習上可誣下難愚也彼此得失之間公私之判久矣僕常以此自解今又以解公幸公自信不以爲佞且不輒變以徇人耳去歲以事赴會城正以見公爲幸不意酒我者無賴病醒遄歸矣是後欲遣候則悃悃曷仲欲躬謁則冗病兼奪坐此因循遂成弛慢我公不罪乃加禮焉卽此用心彼流俗淺人計施報於銖兩者當異日談矣晤語何期抽翰慨歎

答張東沙

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柢以敷華議政則具儒以本吏獎恬而抑競故亢矯之士蒙褒畧迹而求心故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能盡也適者借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則胥史以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遠邊徼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

無漏暢適非誕精覈不苛誠百司之偉程連帥之攸
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則觚翰必操圖書在
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曠故墟感慨陳迹酹
鸚鵡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駕憫
旱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願當大王之風軌羊公
之政則殘碣旌思踪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
階遐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
之道體用爲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
禮巖穴寓目棄遺使者至門里人走視皆謂樵牧之
鄉何有尊貴之賜如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
蒲柳先秋桑榆易暮泥塗曳尾霜霰被顛志以氣衰
病緣慢積檢徃作則頽汗愧其不工擬近製則心塞
竟爾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墮豈意調偶合於希聲
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色絲乃來
東帛嗟呼蟠木厠萬乘之噐駿骨辱千金之求愧乏
先容諒慳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雖春
莫報鄒生之律尚待緒風減熱病骨稍蘇自秉穢形
敢求良範雖負朝於尚白實望教於思玄

答楚藩殿下

楚藩殿下昔承清宴備極樂方賓從逡巡履綦雜還

若華旣逝蘭膏嗣光車怠馬煩履遺纓絕客稱旣醉
主賦無歸謔浪謹呼縱誕無忌優容特至形勢兩忘
雖古兎園之英小山之侶其所遺際何足方擬茲者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焰蘊而
俟揚絲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籠飛
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電於綺疏備生品於
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爲醪大別
化肉棄餘之沾輿臺鼓腹滴瀝獲濡末列醒煩誠君
王壯麗之極娛儒生希闊之幸覩也陳何人斯亦獲
濫筭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卽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
巾車旣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妬賤寒疾忽嬰方謙踴
躍以就途豈意呻吟而伏枕徒使神馳念徃欲罷不
能瑋聽奇觀彷彿無地豈世俗所謂斟酌有定佛氏
所謂緣分未至者耶若以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
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
日矣口授報書感懼實積

答林少峰

弱冠通籍遂獲附尊甫及少谷交遊之末昕夕會聚
寤言難忘豈意專勢喜更散落旋出于時僕以二語
謫宦裕州隨中法吏橈我章服歸矣曾不數年谷翁

奄化異物尊卑亦遂倦遊撫時感往能不悵然繼聞
執事雅擅絕藝立致青雲掇藻播華鷹揚虎視一時
脩辭之士靡不推雄奉雋於門下者以故家聲益振
舅業不衰而又器慮宏深措行周慎物情難害時論
莫瑕誼在通家私喜良切近者剖符常郡流惠江鄉
歲值大侵政適寬猛饑而不害民賴生全溢潤餘波
激昂鄰國棲遲莫覲慕戀徒深乃今幸以鄙事附致
請教之私辱我執事示以周行擲之近作僕行坐手
之循環諷誦莫不淵源騷選奴僕諸唐掩近代之名
流振前工之絕響使僕奄有奇珍光爛筭篋旣藏復

啓誇客示儔顧僕何幸得以燕石而博隋珠乎僕老
矣從事斯藝爲歲頗多往往矜鷲享弊謂殆庶幾及
觀瑤章則目奪氣沮抱慙醞縮巴馬杜口瑗也知非
欲取舊草悉從焚棄而兒輩止之嗟哉遺醜幸君無
厭衰替力嗣德音深冀起子因之改玉

寄魏軫野

聚首不覺樂離析旣久則覺愴悵耳而執事曾不一
字見及相忘耶抑兀奪耶可怪可恨鑿來辱寄物怪
恨少釋酒甚佳卽日開尊一飲至醉如對故人豚肉
香味頗劣教云金華或膺也一笑一笑執事以解牛

妙技小試割雞不憂不及但虞太過耳夫明而晦用
之剛而柔出之此龍蟄之竟伸聖知之妙施也僕常
傷於虎者故以此告君而歷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
舟矣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僕不能自計安
能計人哉而獨願忠於足下故以苦口之藥進幸毋
曰汝何不自醫而遂吐之也

與殷子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
政之基豈可使窳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
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樂郤族均王

謝閔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旣爾齊同檣厥風猷復
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禱
言歸百兩是將箕箒獲所於是錫舅騰水玉之譽龜
筮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仇宗黨贊爲具美斯天
作之純休人倫之畢鬯矣其或今跡雖微先鬼則大
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
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
門之眷甕牖之負前微無聞舊考缺錄而豹姿突變
駢角旋生無待能興滂塗長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
諸譬之食果畧株葉牢收豕微新福於將來違衆情

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視也至若推垣充
類閭閻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遠馬醫夏畦之
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所遠
際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孝慈莫改擬
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日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
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
胃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醜肥啖其門
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
至寡廉鮮恥明目腆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
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習絲忍
使化源釀為買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
縠高貯篚筐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譏闕視之人
喜譏善誚之士莫不一見解頰背息請往遂使纓冕
之產入於駟儉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
合豎之人若牛驥共阜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猶
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贊
行孰此為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所陳也近見郡中婚
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群
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利實也

與劉子

僕少不自慎年屆始衰輒被末疾小步軒序則憂膝
售艱暑濕侵陵則擁腫坐困五六年來賓客逢迎公
私慶吊歲時宴集一切謝絕悉本是耳何也蓋旅進
則逡巡遲鈍獨殿賓行勉追則大類跋躐欲速不達
往往附贅同儔取譏觀狀而僕又褊狹淺激用以爲
恥而時俗不察繩而罪之過矣時方拘軫而客有自
高門至者袖出豨豨數餅教僕餌之曾不浹辰舊力
稍還宿苦日殺幸其有當而詰其從來則云君家服
食之餘耳遂乃發書證之其中益州之表稱其品賤
而功奇先民之言良不誣矣惜所饋不多儵然就盡
茲欲廣蘊博儲俾應需不匱而諸醫鮮能辨識者使
但按謀不疑臨株漫擬采掇一誤流害匪輕不寧驟
損夫前功抑復嫁謬於往論伏惟拔本見示庶幾物
色有徵乃可獲不遠之則而免似是之非也况緣是
以往遂得厠迹於省朋蛇咎於疎廢孰謂非執事之
賜乎

答丁滄源

追惟蚤歲客遊京師適有天幸獲定忘年之交於令
先吾之門因識超代之才於君結髮之歲朝夕究討
微言擬議文事僕信他山之石而君則在璞之玉矣

散失各歸寤言未真丁丑之春避道令先於逆旅
執手數言草草別去彼時少年盛氣又新得志不圖
世路之多艱後會之弗繼如此也已卯秋僕以言事
謫州吏隨中法比罷返編氓自顧踪跡洪忍負譏于
詎日但屏處原野俛仰自適無復有望於人世矣然
而間視仕籍知執事名位日起聲稱藉甚又未嘗不
鼓舞飛揚爲故人驚喜也庚寅聞執事以憂歸則知
令先君已仙逝矣豈知丁丑之別遂成訣絕乎乃悔
分攜未致鄭重遠缺勿莫深負幽冥客歲知執事借
重江邦弭節鄰邑壤域非遐然僕竟不能越境奔投
道故信宿緣僕久嬰末疾以輿臺則甚艱矣復不敢
以煩有司又不奉君者三十四年矣未審復能省記
不使僕先焉而君忘焉而君拒焉不已愧乎凡僕之
有乏於門下者以此耳而執事乃竟不以一介之使
咫尺之牘辱焉豈果不復省記乎亦罪僕之不先耶
僕之不先於左右者有前所陳數者之難而君之有
加於不肖也則易易也僕既沮於難而君復吝其易
此心神之未孚而形跡之爲牴也既而反覆思之似
能得君之微者僕素悉君仁孝人也凡仁孝者之於
親當其旣沒也覩故物而興悲手遺書而廢讀况僕

托在知與雅稱不薄者乎想君語次賤子則追念往
事一念往事則末慕先人故搦筆伸紙戒使候發用
悲惋而罷者屢矣雖然僕之望於門下者未已也猶
計他日行縣至吾土當以野服展謁未晚也而教札
忽及則知執事已獲不遠之復且旌軒北首久矣又
知僕尚在省記矣中間述疇曩之迹備死生之情又
幸僕之測君者中矣嗟乎僕但記君之少而君未覩
僕之衰即使夢寐獲通豈得今狀乎伊邇阻見後晤
何能我心悠悠其誰能極伏望勲猷懋著光我邦家
至門下老賤故人獲蒙遺簪之念足矣

答范東頌

執事手挈兵符控吳楚之要區遂使暴客滅影行旅
弗驚江漢恬波居民帖席誠仁義之金湯東南之保
障也田野鄙人沾賴扞蔽者至矣然未有窺於執事
之全也而聞諸呂子則云執事負領神奇醞藉深厚
其以文賦名家久矣是有游夏之藝而又有方召之
猷者也僕誠私心艷之願附末交因緣無地而呂子
則又云執事深有意於不肖乃敢以賤製附上延佇
德音望在教益而札既重錫獎與踰溢超之倫比之
末而躋諸邃逖之品執事豈虛譽人者哉而僕實作

其匪堪矣且僕弱冠客京師一時談藝之交於海內
英彥庶幾盡之而僕頗奮臂其間激印雄視謂往執
爲必踐以前徽爲可齊豈意增繳驟被塌翼南歸師
友乖違見聞阻限加以中歲血氣見驅湛溺遊譚不
復綴叙流蜚譏其自廢舊業棄之若遺日月如流冉
冉得老竊深嘆逝之感寧無伏櫪之思而心力困憊
兼策不前堂奧崇深欲近轉格又見近日英俊輩出
妙善日臻新論各持更凌互競至所姍病雖少陵諸
什猶不免焉衰耳乍聞下古屏息始悟古匠之難追
後薪之必上也嗟乎孔父無聞之戒詩人老犬之悲
少而誦之未覺警切豈圖今日於我證之頗慕莫回
憤恨徒結安得却老之方勉修不朽之業因以承下
風而追絕塵乎僕志若此乃爲惠子盡之幸君無遂
耄我而棄之也

答郭桐岡

伏讀佳章雖程古範不詭時趨紬繹性靈濯磨風雅
雄才據勝巽致通微應景構辭辭非補假酌形敷象
象逼生成卓然名家允矣命世王孟合體始稱前身
河洛諸賢恐難方駕信玄譬之冥詮空叅之上乘也
幸唯自信非敢獻諛

啓郭桐岡先生

廷陳謹啓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之客有居門下者施生雨泗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材質由膠漆徽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爲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爲疾響爲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爲慢則闌緩婉媚如孳媵病姬隱呻澁訴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歡戚

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於粒粟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卽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凡弈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於聞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况生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暢乎卽其人跌宕負氣澹泊寡營羈控莫施疎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在韋索之賤而蘊紳珮之器雖被沉滓之跡而勵振刷之操雖寡儋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於負俗之謗

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禮之獨以其能哉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爲之知其非妄茲不敢蔽乃以所爲敬致記室一以明慧匠之未乏一以證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材藝而好奇其於此子必有鑒賞矣

答張靜峯

少日得附榜末幸哉有初奈何褊心難化多言繁讐義難毀觚術垂巧宦遂致名染罪籍論在不賞遂乃耳心疇隴投迹樵牧敢希不朽之業聊爲卒歲之謀年來衰病相乘志氣俱憊不惟絕想於鴻遠亦又灰

念於人世矣至於係仰親交何時暫寘每於暇日一展年謀當時朋輩彫落僅存俛仰生悲不能自抑斯生人之至情由衷之真觸也不知青雲之交亦嘗興念於藪澤之侶乎前者節鉞駐黃適僕偶被末疾舉歷旣艱輿臺復乏又以壯猷開府之初諸司承律之日而僕以草野廢人躑躅江干爲長揖之客恐於體局不無虧違耳而候吏至廬複申爨烟感愧何勝茲方僵卧而使者遠自軍門臨榻授牘伏枕啓讀終則復始手之不釋古誼婉然遂不覺憤結之去懷沈痛之蛻體也昔人愈病之檄不信然乎且以刀圭戒嚴

羽書沓至而乃從容運輸馳訊故人雅量足徵矣又
聞弭節旬日先聲所屆魚鳥潰匿妖魄竟禡功在不
戰慚非劇孟曷贊雄圖若僕得以天幸藥物除良復
其故步於執事凱旋之日勉操筇杖伏謁道左遂得
執手斯須論心信宿則僕願尚厭飫足矣病中口授
鮮倫不罪不罪

答虞支表

友人王廷陳謹以木一具折價八金因使者致之文
表先生門下不腆可慙要實吾言耳在昔孔子脫驂
於舊館延陵掛劍於徐君惡涕出之無從貴心許之
不負此生死之純情先民之貞則也而僕獨於君無
恙之年預此不祥之器無乃繆徃指而乖人情乎矧
我執事術擅長生容成難老名滿岱宗之籍求無就
木之期而區區必踐前盟不爲忌諱者良以君子謂
生爲寄達人齊喪於得况警凶可以保吉有備乃能
無患竊恐區區此舉結念雖勤效用必虛矣雖然寧
使區區之舉無用不欲執事之筭有窮也

國之入學也國之入學也國之入學也

其意則此國此舉也念惟德教用必盡矣雖然
主為善教人齊勞於野以誓凶何以新吉百計以
木之賦而國國必起而盟不為忌韜者身以吾子
非持事而國身主容以饒米各敵治宗之辭未無
恙之半所此不新之器無以器封而事人計平候
不負此主天之恩計出月之真似也而對國於吾



